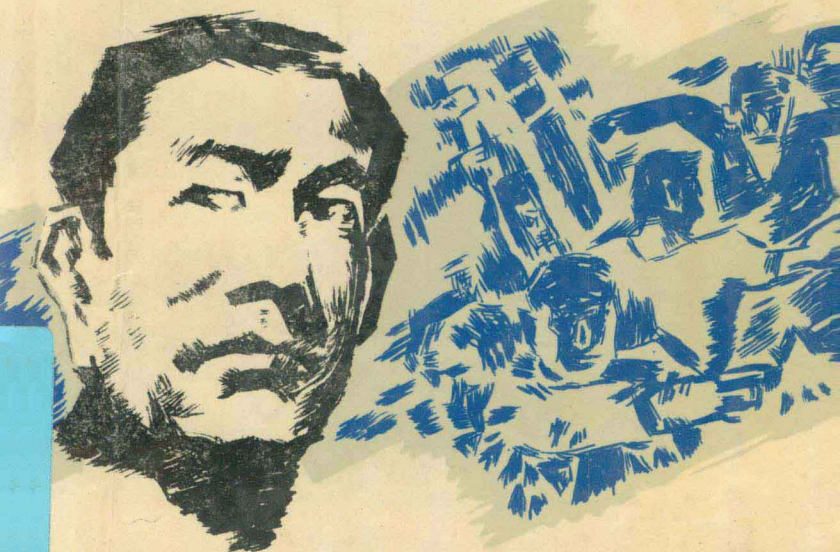


LUANSHI JINGCHA

周治汉 著



乱世警宗

华夏出版社

乱 世 警 察

周治汉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1990年8月 北京

乱 世 警 察

周治汉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44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ISBN 7—80053—733—1/I·199

定价：4.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反映谍报与反谍报、破坏与反破坏、劫持与反劫持的惊险侦探小说。

全书分《乱世警察》、《碧波追踪》、《东方侦探》三个部分。由侦察科长戈烈为主人公一线贯通。它揭示了警察和间谍特务、破坏分子这三种势力的反复较量的惊险场面，反映了人民警察在社会严重动乱时期，如何坚守职责，摆脱内外敌对势力的重重障碍，克服种种艰险，与间谍特务和劫持分子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以乱世之秋开始，到缓和之春结束，经历了一个由对抗到和解的痛苦时期，展现了一幅痛苦的对抗和动情的和解的历史画卷。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文笔生动简朴，具有知识性、哲理性和情趣性。特别是第三部分，更有爱国如一家，一笑解千仇的民族大义之情。

目 录

乱世警察

一、不速之客	1
二、见风转舵	13
三、火力侦查	15
四、明明暗暗	19
五、真真假假	26
六、如此奥妙	38
七、敌我双方	48
八、巧夺机密	54
九、谁是玉环	57
十、乌云压顶	62
十一、将计就计	67
十二、追根究底	72
十三、戈烈志坚	80
十四、识破假相	90
十五、拼死决斗	93

碧波追踪

一、清正公新	110
二、暗藏杀机	118

三、悲壮的心声·····	129
四、刀下留人·····	132
五、岸边疑尸·····	136
六、争打头阵·····	138
七、神乎其神·····	145
八、冤家路窄·····	151
九、先入为主·····	159
十、三关定罪·····	165
十一、法庭争斗·····	172
十二、借刀杀人·····	179
十三、慧眼金睛·····	187
十四、碧波仙子·····	191
十五、神机妙算·····	198
十六、龙潭虎穴·····	204
十七、欲擒故纵·····	218
十八、碧波追踪·····	222
十九、魔鬼之谜·····	230
二十、罪恶之鬼·····	233
二十一、引蛇出洞·····	241
二十二、守株待兔·····	245
二十三、啊！又是你·····	254

东方侦探

一、特殊使命·····	265
二、餐厅奇案·····	272
三、盗取天机·····	278

四、声东击西·····	287
五、不翼而飞·····	296
六、打劫的人·····	301
七、祸不单行·····	308
八、顺水推舟·····	315
九、狭路相逢·····	322
十、突如其来·····	330
十一、虎穴训顽·····	336
十二、第三次合作·····	342
十三、谁是谁非·····	347
十四、龙的传人·····	352
十五、凯旋而归·····	358

乱 世 警 察

一 不速之客

1964年，盛夏虽过，临江市仍如同火炉，暑气不退，炽热异常。

深夜了，人们仍无法入睡。爱动的青年人，成双成对在江边散步；街头路灯下，一群中年人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下象棋；街道两旁，摆满了竹床，男女老少道古论今、谈笑风生。

这时候，幽静的明湖边一座高楼里灯火辉煌，这里的人们似乎忘记了炎热和疲劳，仍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战斗着。

“报告！处长，部里的急电。”年轻的女公安人员钟英，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电报递给肖处长。

肖处长单名叫松，四十出头，中等身材，面善而又温和，对工作却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武工队员，是善于与隐藏的敌人作斗争的一位老战士。此时他正在和侦察科长戈烈、侦察员李侠研究案件。

肖处长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通报”。他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快到了，走，到技术室去。”

四人转身走进技术室，戈烈伸手打开台扇，各自坐了下来。肖处长说：

“有三个B系特务，已进入我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破坏。上级命令我们要严密监视，一旦获取罪证，就立即拘捕

他们。现在,让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

小钟瞄了瞄壁上的大圆钟,已是午夜十二点,她遵照规定的时间打开了电传机,荧光屏上密密麻麻的光点慢慢显示出第一个头象。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叫黄金彪,是B系爆破组长;接着是第二个头象。年近四十岁,叫费兴;第三个稍年轻些,叫胡传金。

电传机立即关闭了。

“这三个对象,我们昨天已派人到羊城迎接他们去了,其中那个费兴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顺利,今天早上就可以接回来。这个‘进口货’,由戈烈同志来办吧。”肖处长继续说:“李侠同志是你的老助手,必要的时候,我们再上去几个。”说到这里,他朝小钟看了看。

李侠满意地笑了。小钟可有点不乐意。她是个上进好学、热情积极而又聪明勇敢的姑娘。她早就想跟戈烈一起学点本领,亲自参加具体战斗。可现在处长没有派给她任务。她不高兴地瞟了处长一眼,表示有意见。肖处长也看出了小钟的心思,笑着又说:

“哦,小钟,你也跟戈科长一起,随时配合行动。”

肖处长说的“配合行动”,是指小钟操作的电子侦测仪那一套东西。小钟这才高兴了。

“袁震这回来头不小,他是我们的老‘顾客’。我们从不怠慢他们,保证让他们的主子满意。”戈烈饶有风趣地说。

袁震是B系特务机关的情报处少将处长,五十岁,既狡猾,又毒辣。此时,他正和台湾的“西方企业公司”副主任考斯克一起,站在一张地图前面。考斯克五十出头,他的真实身份

是某国中央情报局的少将官员，也是 B 系特务机关的顾问。

“顾问阁下，如果我们的三只老鼠走运的话，今天清晨和傍晚，他们将先后钻进共产党的腹地。”

袁震正在说着，副官急匆匆走了进来，从文件夹里抽出一纸电文递给袁震。袁震看后哈哈大笑说：

“顾问阁下，你看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们已经顺利地通过关卡，进入了共党腹地。哼！这一次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杀了我的人，不是那么便宜的！”

“来！祝将军阁下成功，干杯！”

考斯克举杯祝贺，两人哈哈大笑……

原来，不久以前，袁震派出的一名中校专员袁少堂，在拒捕时被我击毙。他因此怀恨在心，决意报复，就派出了这个行动爆破组。

一列南来的客车，向内地飞驰着。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卧铺上毫无睡意，正在思索着什么。

“旅客们注意！前面是临江车站，有在临江车站下车的旅客，请准备下车。”广播器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

凌晨三时许，列车驶进了临江车站，那个中年男子提上行李出了车站，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

“同志，我到公安局去。”那位中年男子很有礼貌地对汽车司机说。

这位出租汽车司机是我们安排的侦查人员。他听客人说要上公安局，起先有些惊讶，但很快又笑了笑，表示照办。

汽车朝公安局驶去，后面有一辆小车尾随，车内的两名侦查员小卢和小宋，是远程迎接这个“客人”的。当发现来人的

汽车朝明湖方向开去时，他们有些不明其意。小卢惊奇地说：

“怎么搞的，他没睡醒？糊涂了？把车子开到局里去干什么？”

小宋解释说：“可能是这家伙玩弄新花招，快通知肖处长。”

侦查员小卢拿起话筒：“喂，小钟，请你立即转告肖处长：一〇二直奔明湖这边来了，不知其意。”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小钟回过头来向坐在旁边的肖处长和戈科长复述：“一〇二号直奔明湖这边来了，不知其意。”

在公安局一楼会客室里，戈烈和李侠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

戈烈，三十二三岁，可是却显得比实际岁数老。现在，他正和瘦高个“客人”谈笑。

“报告长官，我，我是来自首的。”

“欢迎，欢迎！”

“我叫费兴，是B系情报局少校组员，解放前在本地上过学，解放后我跑到了香港。做生意为业，不料被B系特务拉拢。落进了特务的圈套，参加了他们的保密局，叫我当游击司令，后来我虚报人马、冒领薪饷，被上司发觉。离职以后，又在第三势力当联络员，曾在B系基地接受过情报和爆破训练，后来就当上了情报局少校组员。由于上个月你们……不，不！是我们。”费兴改口说：“是我们又杀了他们的人，也就是袁震派往华中地区的那个中校专员袁少堂。就是为这件事，使他十分恼怒，就派黄金彪、胡传金和我进来搞破坏，以示报复。”

说到这里，费兴转身拉开手提包的拉链。拿出里面装的三块英国女皇牌香皂中的一块，递给戈烈说：

“这是一块伪装的塑料炸弹，只要把它放到目标处，再用手按动开关，就可以在远距离遥控引爆。”

“遥控装置呢？”戈烈接过香皂，不在意地顺手放到一边，好象费兴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又好象费兴还隐瞒着什么。

“遥控装置是一块特制的腰表，由中校组长黄金彪携带。我把东西放到目标后，通知黄金彪，然后我们继续旅游观光，黄金彪可以在五百米外的地方遥控起爆。”

“你们的目标变了没有？”戈烈的这一发问，口气既轻松、主动，又尖刻、艺术，使对方感到戈烈胸有成竹，仿佛早已掌握了他们这一次行动的全部计划。费兴急忙照实说：

“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我的目标是火车站，胡传金的目标是大桥。这些情况，长官，您还可以再核对一下，目标是不会变的。……噢，我们投放的时间就是今明两天；他们俩也在今天先后到达这里。我们是旅游观光，在这里只能停留三天，请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费兴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戈烈，等待着他有什么表示。这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人员常用的手段。

“哼！”戈烈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并不回话，而是两眼直盯着费兴，等待着他这先试探后想说的是什么话。

沉默了一阵，费兴接着交待了他们联系的方法和碰头的时间、地点，最后，他长叹一口气，痛苦地点了点头说：

“唉，在多年的特务活动中，我看透了他们辱国为荣的罪行。我不愿继续铤而走险，只是无法脱身。这次叫我回大陆来，我就下了决心，抛开妻子，借此机会向人民自首来了。请

政府让我直接参加行动，为人民立功赎罪……”

“嗯，很好，你能够弃暗投明，揭发同伙，就是立了一功嘛，我们非常欢迎。你放心吧，你个人的某些愿望也是可以实现的。”戈烈的话，使费兴连连点头。

“好吧，天亮了，我先送你到招待所休息去。”

戈烈开动汽车，由李侠陪同将费兴送走了。

戈烈和李侠回到办公室，天已大亮，他们先到洗脸间冲了个凉水头，洗了洗脸，提提精神，又开始了第二天的工作。

“小李，你看这个费兴怎么样？”戈烈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问。

“我看这家伙呆呆板板，倒是个老实相。刚才听你说他‘某些个人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言外之意，是说他有些个人愿望是不可能实现，这话倒提醒了我。”

“你听出话音来啦！费兴呢？”

“他当时可能不十分明白。我也不明白，你怎么知道他还有些个人愿望不能实现呢？”

“现在我还没有根据。走吧，小李，处长还等着我们哩。”戈烈说着就要走。

李侠不耐烦地笑着说：“戈科长，我也是三十年岁的人啦。你总是小李长、小李短的。”是的，李侠虽然只比戈烈小两岁，但他中等个头，人又长得瘦，看上去要比戈烈年轻得多。

“你呀，我想别人喊我个‘小’字过过瘾，可是从来没有这个享受啊。”

“有什么好事？让我也享受一点。”处长笑着接上了腔。

“处长，你是‘老肖’，你这一辈子呀，算是享受不了‘小’

字啦！”

三人会意，都笑了起来。

“来，你们先看看这个材料。连续作战，是我们最大的享受。”肖处长把一份档案材料递给戈烈，撕下昨天的日历，转身到洗脸间去了。

处长走出来，整了整衣领说：“费兴这个人倒是老实相。”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的交待也是比较真实的。”李侠指着手上的材料说。

“搞特务活动的，哪有一个老实的！”小钟一进门就插上了话。

“只要他真正回心转意，回到人民这边来，是会变成老实人的。”戈烈说完，小钟会意地笑了笑。

“从现有材料来看，费兴的出身、经历，这次回来的任务，他交待的都是真实的。”处长表示同意。

“不过，费兴为什么自首，理由不很充分。例如，现在没有严重的切身利益关系迫使他采取这个断然措施；况且，他还有老婆、孩子留在外边。象这些连心绊脚的事，他为什么都不顾了呢？”

戈烈提出这些疑问之后，大家都思考起来。

“费兴是专搞情报的，怎么被拉来参加行动破坏呢？”处长又增加了一个问题。

“袁震是个草包，我们杀了他的亲信袁少堂，他迫不及待，图谋报复，搞孤注一掷也是有的。”李侠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顾问考斯克可不是个吃干饭的。他一反常态，出其不意地玩个新花招也是可能的。我看这里面必然有诈。”戈

烈也向肖处长谈出了自己的见解。

“搞不好，他是来假自首的。”小钟果断地附合戈烈的话说。

“不，不能下这个结论，我们还没有拿出根据。”戈烈补充自己的见解。

“是啊，干我们这个工作的同志，说话要有根据，搞不好，就是涉及到人民的民主、自由，乃至生命。既然他是来自首的，我们就应该以礼相待，就应该按政策办事。立功了，还要给他奖励。”肖处长抽了口烟又说：“现在暂时不研究这个啦。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尽早地获取证据，把黄金彪、胡传金这两个罪犯收进来……”

“我建议，让费兴参加我们一起行动。”

戈烈提出的这个建议，使大家面面相觑。小钟心里也在嘀咕：“你既然也认为费兴不老实，为什么又叫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呢？”小钟不明白戈烈的意图，但处长却非常理解。他果断地说：

“好，去准备吧，戈烈同志。”

“是！我们几个再研究一下具体行动计划。”戈烈接受命令。

“对黄金彪，要见机而行，防止意外。”处长补充了一句。

“你放心，处长，我一定交给你一个活的。”

“哦，再把二科的况吉同志调给你，叫他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学习，光搞文字工作，不实践不行。”

况吉这个人，三十四五岁年纪，个头和戈烈差不多，就是多一脸胡子，他一直在搞内勤、耍笔杆子。这个人老老实实，唯命是从。特别是在领导面前，显得额外殷勤。扫地、擦办公

桌、打开水等等。样样都干在前面，和群众的关系搞得也很好。他从不说不别人半个“不”字，总是个“好好好”。大家对他有较好的印象，唯独戈烈另有看法：他认为况吉这个人，克己待人过甚，反倒有些不实。当他听处长说把况吉调给他一起工作时，有些迟疑，但毕竟还是同意了。因此说：

“小钟，你通知况吉同志，十点钟参加研究具体分工。”

出了处长办公室，小钟不甘心，在走廊上拉住戈烈问道：

“戈科长，你既然同意我的看法，为什么还让费兴参加我们一起工作呢？这不危险吗？”

“不，他既然是老实自首，我们就要以诚相待，你说的是吗？”戈烈说笑着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的回答却使小钟更加迷惑不解。

下午二时十五分，十六次列车把胡传金送进了临江市
.....

二十时十三分，二次列车又把黄金彪送来了，他住进了临江饭店。

第二天，许多侨胞到罗汉寺游览观光。这是临江市四座寺院中最大、最好的一座。这里花木葳蕤、松柏苍翠、池泉清碧、殿堂壮丽，寺内那巍然屹立、洁白无瑕的坐式千手玉佛；风度飘逸的石刻观音；栩栩如生的五百罗汉，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令人流连忘返。

就在罗汉室里的多手佛像下面，黄金彪、费兴、胡传金三个人会面了，黄金彪抬头看了看多手佛，感到不大吉利，但又不便再约定别处，只好就在这里嘀咕了一阵子，决定明晚分别行动。然后离开临江市北上。

下午六时，胡传金买了一张开往南方去的短途火车票。他提着旅行包进入车厢，旅行包里已放好了爆炸装置。按计划他应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再伪装成送客的模样下车出站。但他正准备往行李架上放提包时，李侠上去一把抓住他，同时，况吉一声命令：

“不准动！”

还没等胡传金完全反应过来，李侠就迅速地从旅行包里取出了一块女皇牌香皂，撕开装璜一看，正是一块塑料炸弹。李侠立即取出了引信，随后，二人带走了胡传金。

在指定地点的黄金彪，手里拿着块腰表，焦急地看着列车时刻表。十八点零九分的列车开动了，十八点二十四分，列车已进入大桥，黄金彪立即把腰表的拨针拔出来，退三把，再进三把，然后呼呼地直拨倒针。远处轰隆一声巨响，他稍带紧张地奸笑了一声。收好腰表，准备第二步行动。

其实，黄金彪空喜一场。正在车站等候黄金彪的费兴也不解其意，他听到了爆炸的轰隆声后，不由得惊恐起来，他怕万一失误，政府的干部就要说是他在捣鬼，就要拿他来治罪，他的一切就算完了……

戈烈在一旁早已看出了费兴的心情，他低声说：

“那是地下人防工程的定向爆破。”

费兴明白了，他头上的汗水显然增加了许多。

“一〇一已动身朝车站方向来了！一〇一已动身朝车站方向来了！”戈烈的微型耳机里，听到了肖处长的呼叫声，这声音只有戈烈一人才能听到。

“时间到了，你去吧！”戈烈叫费兴按照原定计划行动。

费兴买的是十九点零三分北上的快车票，开车前五分钟，